



母亲的催眠歌

■宁高明

那是人世间最动听的歌谣，它甚至不会消散于流逝的岁月，总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穿越时空的阻隔，伴我入梦。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歌，曾经的云淡风轻，曾经的月光树影，在繁芜的尘世间烟消云散，只余那嘶哑的歌喉，哼唱着岁月的沧桑，在一路风尘中余音袅袅，一直在耳边萦绕。

儿时的夜晚，是每个人念念不忘的。总会有一颗闪耀的星星，每天一眨一眨地守护着你，就像母亲那双深邃的眼睛。总会有一首轻柔的歌，每天抚摩你的耳轮，拨动你的心弦，就像那些流光溢彩的岁月，当歌声在你的心田里流淌，所有的苦难都化成月光下的溶溶。是谁在记忆里浅吟低唱？是母亲低低的催眠歌，还有清风里永不停歇的蛙鸣，在迷人的晚上，似乎能分辨出月朗风清的颤动，乘着夜的翅膀，化作幸福的精灵，在我的梦里游荡。

岁月如歌，当告别苦难的故乡，当漂泊的小船停靠在孤独的城市，我们只能在寂寂的夜晚，去仔细回味母亲的催眠歌，就像在孤独无助的时刻，听那浓密的树荫下，绵绵的乡愁。或者在寂静的清晨，听那蜻蜓在静静的河面上点水的声音，每一下都点起心灵的颤动，每一声

都漾起生命的绿洲，仿佛母亲轻轻的吟哦，悄悄拍着古老的村庄入梦。

也曾经行走在饥饿的边缘，漫漫长夜，肚子“咕咕”而鸣，让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，混沌沌的大脑里，总是想着大豆的芬芳、玉米的馨香，想着油条的金黄、馒头的形状，越想越饿，越饿越想，而母亲无奈，只有拥我入怀，鼻腔里哼着催眠歌，柔柔的五指轻拍我的小腹。那声音掠过丰收的田野，拾起沉甸甸的谷穗，就这样一直进入我的梦乡。

不知有多少次了，在漫漫的长夜里，在蒙蒙的细雨中，守着一扇窗儿，听雨，听母亲的催眠歌，听雨打芭蕉的淅淅沥沥，听母亲的催眠歌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断断续续。它们落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，落在灰灰的屋瓦上，落在浑浑噩噩的心灵之上。如果说，雨声是水和大地地的碰撞，那么母亲的催眠歌，就是心与心的冲击，如此便演绎出太多的思绪，落芭蕉而心悸，滴小院而温馨，击屋瓦则迷恋，不同于瀑布的激越，不同于密雪的冷凄，长久于心的，依然是母亲在苦难岁月里的浅吟低唱。

母亲的催眠歌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是在春日里哼起。飘飘的柳絮，悦耳的蛙鸣，载着绵

绵的乡愁，在岁月的回望中搁浅。

母亲的催眠歌，是半夜里的清风鸣蝉，总是在故乡的枝头萦绕。滚滚的麦浪，粼粼的河水，流淌着轻轻浅浅的记忆，在回望故乡时格外分明。

母亲的催眠歌，是一只乡间的蝓蚬，总是在故乡的田野里唧唧。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。母亲的催眠歌是四季轮回的歌，载着春天的花、秋天的月，载着岁月的金黄，在季节的轮回里渐渐丰盈。

母亲的歌声很低，断断续续，若有若无，却有直入心灵的力量。也许是我们用一颗纯净的心灵，将之谱写成天籁，充满着童真，充满着亲情，就像那些风清月白的日子，走过时，只是风轻云淡，只是往事如烟，可是在回望的眸里，却是月光下的溶溶，夜夜照我无眠。

喜欢母亲的催眠歌，是不经雕琢的音符，携着淡淡的风月，带给我许多感动。就像我们心里住着的那轮明月，就像我们心里住着的那缕清风，或者细雨，或者蛙鸣，不管今夕月圆月缺，不管故乡在遥遥的千里之外，母亲的催眠歌，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吟哦，吟哦着永不磨灭的亲情。



我在厦门

■王泉滔

对我来说，知道鼓浪屿这个地方，源于厦门大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高中，那时填报高考志愿是在大考前夕，不像现在高考结束分数线下来后才拿志愿表填写。我就读的中学，在高考前三月就让同学们模拟填报志愿，以此来砥砺毕业班同学们的百日冲刺劲头。

尽管我无缘于大学，那时高考前模拟填报志愿的情景，就像前天刚发生过的似的。同学们还没等到老师在讲台上向大家宣布填报志愿的事，就有“顺风耳”得到了这个消息。就拿我的同桌同学来说吧，刚吃过晚饭，我想在操场上放松放松，他就急匆匆地跑来了。我问他有什么事情。他说：“学校让填报高考志愿，你准备报哪个学校？”还没等我说话，他又急不可耐地说：“我俩考厦门大学吧，那个地方有个世外桃源——鼓浪屿，美得很！”“同生说话时的表情洋溢着自豪感，俨然已到厦门了。”

对于考厦门大学我俩都是青蛙想吃天鹅肉，想得美。没有翅膀，我俩最终以失望而收尾。但鼓浪屿和厦门大学却深深地烙在我的青春里。三十多年的光阴一晃而逝，却没有忘记厦门。这次有事到厦门，厦门大学和鼓浪屿再次撩拨我的心弦。

我来到厦门正值立冬伊始，在四季分明的故乡已白霜寒露，无人再薄衣短衫。可南国不同，气温适宜，鸟语花香，如同家乡的二八月看巧云一样的舒服。事了，想在厦门转转，就找了位导游，加入旅游团。第一站要到朝思暮想的鼓浪屿。对于北方没有见过大海的人来说，船未动，心已动，站在船头望南方，才能亲身领略到海天的辽阔和浩瀚。

初登码头，鼓浪屿的美丽已收眼帘。我的眼睛顾不得翕合，就把周围扫了个遍。跟着导游一路行走，听其讲鼓浪屿的美丽和沧桑。鼓浪屿曲径通幽复通幽，幽达高处。我问宝岛在哪里？导游用手指向南方，说：“金门那边，就是这个方向。要是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。”我看茫茫大海，海风激水千层浪，鸟雀展翅万丈高，依稀能看到台湾的模样。

鼓浪屿的树木花草和海鲜鲜果自不必说，有红椋、古榕和椰林等，有芒果、木瓜和柚子等，都是北方没有的，让我大开眼界，一饱口福，懂四面八方各有神功天地之胸襟，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乾坤之伟大。毓园有医学界楷模林巧稚之塑像，静立良久，思绪翻腾，作为一名医生这种荣耀有几人堪？过了毓园，去海天堂欣赏闽南文化，木偶戏做打扮相惟妙惟肖，闽南音吹拉弹唱绕梁不绝。到了万国领事馆遗址，看建筑各异，忆数百年历史，知华夏厚德载物之禀赋，识国人荣辱不惊之胆略。

鼓浪屿不大，约两平方公里，但内涵丰富，景色旖旎，妙不可言，三五步一景，十数步一色，光街巷就有三百多条，曲而雅，长而秀，要想尽兴怕很难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如长作屿上人。”不知有多少人感叹矣！返回途中仰望郑成功身披盔甲，手按宝剑，瞩目国土海域，山河一统，千秋伟业，祖国的百年创伤不知何日能愈合？

来厦门的路上，那年和我一起策划考厦门大学的同生打电话给我：“一定到厦门大学看看呀。”我说，这个自然。厦大在鹭岛之怀，校园靡颜颡理。正逢星期天，校园里人很多，多是和我一样来参观游览的。“莫要高声语，恐惊读书人”。芙蓉湖一潭清水，碧波荡漾，不像大海波涛拍岸，但游人熙攘，相机闪烁，静谧绿莎树林没有被游人搅扰，仍有手捧书本孜孜不倦之人。本想看看陈嘉庚先生的铜像，瞻仰拜谒，虽有人指点，转了两周，还是没能如愿。肃立鲁迅先生雕像前，顿感校园一草一木均有止于至善之精神，一石一水皆含自强不息之魂魄。

游览游览，校内有园，园中有校，中西合璧，文化交流，世界大同，因于寡学，恐人讥笑，不敢妄论。腹饥口渴，正好到学生食堂。坐于餐厅内，找找那年的梦想和做学生的感觉，快慰极了。

距火车开离时间尚远，怕广场叫卖之乱耳，恐车站约车之烦心，面对芙蓉湖畔，蹲于校园树荫石阶上，看奇树良木参天，闻珍鸟丽雀啾啾，思思书书，画画想想，写下点文字，以示那年的我也是有理想之人。



扁担悠悠

■郭艳华

前天，陪老娘回老家。走进老屋，无意间发现墙角边竖着一根酷似木棒的东西，我走近一看，是一根扁担，约五尺长，状若弯弓。扁担上布满了尘土，两端的铁钩锈迹斑斑。我的耳边顿时响起“扁担长，扁担宽，太阳月亮一扁担……”的歌谣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时，老家吃水用水都用扁担挑，往大田里送粪也用扁担挑……因此，扁担显得十分重要，一日不可或缺。可以说，过去的日子，是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出来的。

村东北角有一口老水井，井口呈圆形，高出地面约三十厘米，用条石扣着。岁月把条石打磨得光溜溜的。井水清澈，冬暖夏凉，入口甘甜。井水像甘甜的乳汁，滋养着家乡村父老乡亲。

每天清晨，三五成群的男子，“吱吱呀呀”挑着水桶到这里打水，准备一家人一天的用水。有时，一口井里下去三四只水桶，常常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，回音跃出井口，悦耳动听。

爸在城里工作，挑水的活就落在娘肩上。娘像男人一样，肩上挑着两桶水，大步流星地往家走，把家里大缸小缸倒满水。有时，我不解地问：“娘，挑那么多水干啥？”“多准备些，免得下雨再去挑。”我似懂非懂，又问娘：“是不是下雨天井里就没有水了？”“不是，是路上滑，扁担湿，担水有危险。”

我上初一那年冬天，连续下两天大雪。房上、树上、地上都覆盖着厚厚的雪，寰宇间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，很难分清哪里是平路，哪里是洼坑。可是缸里已经断水，没法做饭。娘望着铺天盖地的大雪，束手无策。奶奶说：“别看了，这么大的雪不能担水，咱就挖桶雪倒锅里，烧开，做饭吧。”娘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娘一盆一盆舀雪往锅里倒，奶坐在灶屋生火。锅里的雪吱吱啦啦融化，几盆雪也化不成一盆水。这时，饲养员铁忠哥挑着两桶水一蹶一滑地向我家走来，两桶清澈的井水还冒着热气。铁忠哥的身上、帽上、胡须上落满了雪花。

娘不知如何是好，双手握住桶鼻子就往屋里提。

铁忠哥说：“婶子，快把水倒缸里给几

个孩子做饭吧，我踩着脚印再给你家担两桶。”

奶奶从里间掏出一支烟递给铁忠哥说：“快抽根烟歇歇！这咋谢你呀？”

“不用谢，邻居们之间要互相照应。”铁忠哥说完，转身踩着脚印挑着两个空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老井走去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个头渐渐长高，能挑起扁担挑水了。刚开始，我只能挑小半担，走一段路，就要放下水桶喘息一下；后来，就能挑大半担；慢慢地也就能挑一满担了，那是我得意的时候。

和所有的农具一样，扁担也很有讲究。要软硬适中，有韧度，有弹性。最好的扁担，要数酸枣树做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家分了12亩责任田，种上了各种农作物，最值钱的是棉花，一斤棉绒能卖两三块钱。可，难种的也是棉花，它需要育苗、栽培、修剪、打药、拾棉等工序。栽培棉花十分累人——整地、刨坑、浇水、封土。可水要从很远的井边或河边担来。两桶水有六十斤重，走平地还好些，要是上河坡可就困难了——要是把握不住平衡，前面桶里的水会撞出来，变得一头轻一头重，必须走折尺形的路线，才能保持水不洒出来。那时，我担两桶水，往往到了田里，桶里的水所剩无几，而担子却越挑越沉——扁担和肩头接触的地方，火辣辣的，渐渐地变得钻心疼，后来就麻木了，两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。我咬着牙，五步一歇，三步一停，终于跟着娘担水种完了两亩棉花。晚上掌灯时，脱下衣服一看，两肩和颈上的皮，磨掉了好几块。

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一亩棉花卖了三四百元，娘喜得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拿出五十元给我做奖励，让我买件新衣服。扁担让我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挣钱不容易，要挣钱就要吃苦。没有挣不了的钱，只有受不了的苦。

如今，现代化的机械走进了农户家庭。机器犁地、播种、撒药、收打……扁担早就被丢在院子的角落里，不再被人重视。但是，肩上的担子却没有卸下来，也不能卸下来，譬如家庭、事业、责任、道义。人行走在路上，肩头不管有没有扁担，都应该挑点什么，承担点什么。